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7

3270
7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7

清儒學案卷十一

習齋學案

天津徐世昌

自宋以後皆以宋儒之學術治天下程朱陸王門戶雖分本原非二習齋崛起直揭其於周孔之道體用猶未大備此二千年學術之轉關當時漢學諸家亦思力矯宋儒而仍囿於章句顏李之說引而未申使推闡其說而昌大之禮樂兵農工虞水火胥顯其用卽歐西之科學哲學亦不出其範圍治術學術庶獲一貫之效歟述習齋學案

顏先生元

顏元字易直改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父昇幼養於蠡縣朱氏以爲子先生生四歲父被掠至遼東母改適他氏年十九補蠡

縣學生名朱邦良事朱氏翁媼甚謹既而翁有妾生子先生爲所間別居媼歿持承重服有舊鄰老父告以父非朱氏子走問嫁母而信朱翁歿以義服大功營葬畢乃歸宗出關尋父歷遼東諸縣徧布招帖瀋陽銀工金姓婦聞而召至家詳問則其妹也父在東凡再娶生女歿葬已十四年矣招魂奉主歸如初喪禮先生少有異稟讀書輒出己見初好道家言尋棄去好讀史學兵法及徧讀性理書奉周程張朱之旨立日記刻苦勵行期於主敬存誠躬耕胼胝必乘閒靜坐居家制行造次必於禮三十後居喪一依朱子家禮有心未安者尋討古經以朱子所制不盡合乃疑宋儒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萬民以三物孔子以四教弟子身通六藝所謂道學訓詁注疏皆空言也又悟宋儒言性分義理氣質爲二不合於孔孟之說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之立教堂上設禮樂諸器率門弟子進退揖讓於其間歌謳舞蹈文行並進分日考究兵農水火工虞弟子各授以所長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宋以後諸儒著述皆空言無實用陸王固禪程朱亦近禪評隲性理書條辨之身不出里閈與並世諸鉅儒多未相見貽書友人諍李二曲之失孫夏峯爲同郡先輩上書以所得者相質請爲提倡惟陸桴亭學旨相近稱爲同調焉自終父喪棄諸生而用世之志甚殷嘗曰將以七字富天下貊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其自負如此南游中州設醫卜

肆於開封借以閱人夏峯已歿訪其執友張仲誠於上蔡論學謂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仲誠學旨不同亦是其言肥鄉郝文燦興漳南書院聘先生主講未幾歸遂不復出康熙四十三年卒年七十所著書行世者存學編四卷存性編二卷存治編一卷存人編三卷四書正誤六卷朱子語類評一卷禮文手鈔五卷門人所編者言行錄二卷闢異錄二卷習齋記餘五卷年譜二卷弟子李塨傳其學而益昌之信從者衆世以顏李並稱云民國七年從祀孔廟　參史傳　習齋年譜

存學編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子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瀉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堯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

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至於靖康之際戶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陛疆場無片籌寸績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尚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眞若以不肖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啟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眾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與其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閒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問禹稷羿奡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雖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爲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即不肖如僕亦沐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爲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者遠遡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爲學爲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覆載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眞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

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卽謂之親非大學之親也然旣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眞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己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僇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眞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卽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旣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摶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祕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

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有改故不惟葬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

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尙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人爲授受以釋經註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眞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者煌煌大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孔子眞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眞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

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爲接
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時後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
爲儒中豪傑三代後所罕見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
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
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
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
卒不能服朱許薛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
無歉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
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
而精之凡弟子遊從者則令某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
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
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同歸也人己事
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
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
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修事和爲
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
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
望洋浩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
得逞春華之豔惟其不出於此故既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
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
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
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
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
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

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王效諍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生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爲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之爲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即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孔子但遇可憫可敬便勃然變色忽而久忽而速似爲事物所

勝乃是聖人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可謂不爲事物所勝卻是異端

朱子言李延平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卽習俎豆升降稍長卽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及其周游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周公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於世亦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旣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明新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於道統旣不免堯舜

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僞學之名所從來也僕嘗妄議宋代諸先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別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僞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朝廷無眞將相草野無眞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榜清流者撐持其衰運不宜禁之誅之以自速其敗亡也要之似龍骨馬司政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殺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父之墨無君之楊非孟子爲之也而孟子懼蓋儒者之憫天下而厚自責如此況眞失學宗以誤斯人則近代之禍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塞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卽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眞旅寓者之糇糧車馬傷脾胃之參朮縮砂也

存性編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有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

氏六賊之說浸亂一口兩舌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孔孟性質渾沒至此是以妄爲七圖以明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字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尚書贊堯首曰欽明舜曰濬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畢望指揮大眾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於惡染於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

明而得其中正也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變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卽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呆獃氣質卽有呆獃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傻人絕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氣以濁喻惡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反似爲性之累者然不知若無氣質理將安附且去此氣質則性反爲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孟子一生苦心見人卽言性善言性善則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明乎人不能作聖皆負此形也人至聖人乃充滿此形也此形非他氣質之謂也以作聖之具而謂有惡人必將賤惡吾氣質程朱敬身之訓又誰肯信而行之乎因思一喻曰天道渾淪譬之棉桃殼包棉陰陽也四辦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成布而裁之爲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氣質也領可護項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後卽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豈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辦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製成衣服卽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是棉斜幅旁殺卽非棉也如是則氣質與性是一是二而可謂性本善氣質偏有惡乎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

之著塵觸汙人見其失本色其厭觀也命之曰汙衣其實乃外染所成有成衣即被汙者有久而後汙者有染一二分汙者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汙不可知其本色者然只須煩搗澣滌以去其染著之塵汙已耳而乃謂洗去其穢褐也豈理也哉是不特成衣不可謂之汙雖極垢敝亦不可謂衣本有汙但外染有淺深則搗澣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復潔如莫爲之力即蠅點不能復素則大學明德之道日新之功可不急講歟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已說今即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然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氏晉楊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氏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弒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即氣稟之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謂善論而惜其不知氣無惡也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

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聖凡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
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
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强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
爲千古言性之準性之相近如眞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
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
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姿性皆於性相近一言包括故曰人皆
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貨以至弒君弒父無窮
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定案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顚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
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
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

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
誤世豈淺哉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揚韓程朱諸說矣但未明
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
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
力即此爲存心即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
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已有隱壞吾氣質以誣吾
性之意然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
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
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
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四子五經之文行楞嚴參同之

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辨出者復以一言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備乎何其自見所是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存治編

慨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雖唐有府兵明有衞制固欲一之迨於其衰頂名應雙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買數糧支點食銀人人皆兵臨陳遇敵萬人皆散鳴呼可謂無兵矣豈止分之云乎即其盛時明君賢將理之有法亦用之一時非久道也況兵將不相習威令所攝其爲忠勇幾何哉閒論王道見古聖人之精意良法萬善皆備一學校也教文即以教武一井田也治農即以治兵故井取乎八而陳亦取乎八考之他書類謂其法創自黃帝備於成周而以孔明之八陳實祖之但帝王之成法既不可見武侯之遺意又不得其傳後世亦焉得享其用哉竊不自揣覺於井田法略有一得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治賦之便有九一曰預養饑驥而責千里則愚上宜菲供膳薄稅斂汰冗費以足民食一曰預服嬰兒而役責育則怒井之賢者爲什什之賢者爲長長之賢者爲將以平民情一曰預教簡師儒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一曰預練農隙之時聚之於場時宰士一較射藝月千長一較十日百長一較同井習之不時一曰利兵甲冑弓刃精利者官賞其半直較藝賢者慶以器一曰養馬每井馬

二公養之彷北塞餧法操則習射閒則便老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一曰治衞每十長之法具紀效新書一曰備羨卒以備病傷或居守一曰體民心親老無靠不二人餘則爲羨卒出戍給耕不稅死者官葬九者治賦之要也一曰素練隴畝皆陳法民恆習之不待教而知矣一曰親卒同鄉之人童友日處聲氣相喻情義相結可共生死一曰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爲之父母有事則執旗執鼓執劍爲之將帥其孰不親上死長一曰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月糧不之費矣一曰應卒難突然有事隨地卽兵無徵救求援之待一曰安業無逃亡反散之虞一曰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一曰靖奸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一曰輯侯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九者治賦之便也至於陳法八千長率之於前四邑將督之於後左戰而右翼之則左正而右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前無非後無非左無非右無非正無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圍敵之弱合衝之可破敵之堅敵攻之不可入入之不可出居則爲營戰則爲陳亦烏可測其端烏可窮其用也哉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關里歷代優意黌宮建教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

舍是無以學師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尚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猷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儻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眞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或曰若子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儻遇明王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靜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勤儉遠聲色禮相臣愼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

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

存人編

佛道說眞空仙道說眞靜不惟空也並空其空故心經之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不徒靜也且靜之又靜故道德經之旨牝牡又玄玄矣又屯屯吾今以實藥濟其空以動濟其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人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而前進之不暇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即佛之所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空也即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即能靜之益無取三才既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充其操者也即使取其願而各遂之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空之眞而覺之大矣洞照萬象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黛妝梳鏡雖明亦奚以爲曰大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照不及自身之耳目心意而以爲賊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嗜慾不作心腎祕交丹候九轉矣正如深山中精怪並不可以服乘致用雖長壽亦兩間一蠹曰眞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盜天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

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
天地之盜也

佛輕視了此身說被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目受許多色口鼻
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己耳
目口鼻都看作賊充其意直是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
以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
也總之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
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如佛
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天朝
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堯舜
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
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

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
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
即以耳目論吾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
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境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
四表也吾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明者目之
性也聽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
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
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
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
則耳達四境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成
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

目之娛而非欲也位育平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可謂妄矣安在其洞照萬象哉且把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餧鷹舍身餧虎何其顛倒錯亂也哉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管道楊傻子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

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眞全矣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儒之佞佛者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或初爲儒者而功力不加畏聖道之費力半途欲廢又恥於不如人遂妄談空虛以誇精微者或貪名利工文字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爲何物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至惑地獄禍福之說而從之者民斯爲下矣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上下者彼多謂佛之上截與吾儒同或竟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此其人學識未大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體用之全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一聞禪僧之談心性遂傾心服之謂上截儒

釋原不異也嗟乎不幾如吾性編中所云根麻而苗麥乎天地間豈有此理有上截本仁而下截不愛父母者乎有上截本義而下截不敬君上者乎抑其上截之原非仁義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而佛以空虛不著一物爲性以仁義爲性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仁義者忠孝之原也後截之忠孝與上截之仁義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佛之上截總一空故爲不忠不孝之教斷絕倫物下截亦總一空也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異哉此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至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者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平日徒以章句目儒業即粗聞仁民愛物作用亦第視爲後起事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三事六府之體也三事六府精一執中之用也周孔之一以貫之三物四教之體也三物四教一貫之用也如樹之根本枝幹通爲一

體未可以精粗分也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無枝葉則非根本矣梧櫝之根藏土千年與穢腐同譏彼佛氏固未可以精言也又何者是其精乎以腐穢爲精愚之愚者矣何爲以初爲儒功半途而廢妄談虛空以誇精微者人性皆善雖甚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雖甚濁也必有特起作聖之士但吾儒之道六歲教名數七歲教別八歲教讓九歲教數目十歲學書計幼儀十三歲學樂舞十五歲入大學凡六德六行六藝一切明親止至善者俱步步踏實地去做二十歲尚不許教人到三四十發揮其幼學者進見之君民退式乎風俗今世全錯了路徑少小無根本粗者求之章句精者求之靜敬到數年或數十年後全不見古人充實大化之我覩全體大用之我醵再進無工程之可據回顧無基本之可借又恥於奔竇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遂放達者爲莊周李贄之流謹飭者作龜山定夫之輩非以欺世也略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而不染於禪者鮮矣不知世降學晦孔徑久荒即虛花無果前路弗憑正宜返求之實地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爲儒也即精力已竭尺寸莫贖惟當痛自悔恨如漢武輪臺之詔亦自千古共諒何必益爲虛大而叛背於聖道之外哉君子思之何以謂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自幼惟從事做破題捭八股父兄師友之期許者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志成人者亦惟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萬卷詩書只作名利引子誰曾知道爲何物故以官長進士舉人而聽講於村俗僧人驚道妙而師事者有之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入焚香會者有之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抑原未嘗於儒

道參一解行一步也況做秀才而貪利肆行爲官長而染指負上中氣必餒中心必懼明懼朝廷之法幽懼鬼神之禍一聞佛者顢頇之說烏得不悅一聞空名利之談烏得不服一聞懺悔消災之技又烏得不甘心也雖然天理自在人心猛一覺照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況我輩士夫聰明傑秀高出尋常萬萬者乎

習齋語要

惡人之心無過常人之心知過賢人之心改過聖人之心寡過寡過故無過改過故不貳過僅知過故終有其過常無過故恬終而不改其過

陽剛陰柔而天下定陽下陰上而天下和今夫心天理陽念也常令剛人欲陰念也常令柔吾心有不定乎天理雖爲主而常合乎人情陽下也人欲雖無能絕而常循乎天理陰上也吾心有不和乎

心不虛則不樂所謂心體上不可加一物也雖然玩物而樂離物則不樂固非能樂者也無物而樂有物則不樂亦非能樂者也顏子簞瓢陋巷樂不簞瓢陋巷亦樂是何如樂

人持身以禮則能得人之性如吾莊肅則人皆去狎戲而相敬是與天下相遇以性也此可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之義

學求實得要性情自慊則心逸而日休學求美名便打點他人則心勞而日拙

志氣如刀集義如磨刀常磨則鋒芒常銳不磨則鈍一不義傷之則刀摧折矣

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

吾輩若復孔門之學習禮則周旋跪拜習樂則文舞武舞習御則挽强抱轡活血脈壯筋骨利用也正德也而實所以厚生矣豈至舉天下事胥爲弱女胥爲病夫哉

持其志敬心之學也無暴其氣敬身之學也然每神清時行步安重自中規矩則持志卽所以養氣每整衣端坐雜念不來神自守舍則無暴卽所以持志蓋身也心也一也持也無暴也致一之功也

忘之病每生於無志助之病每迫於好名

爲善克果其善乃爲我有否則千思萬想善終不獲改過必眞其過乃不爲我有否則千悔萬恨過終不去

日夜以此心照顧一身所以養性也九思九容是也日夜以此心貫通民物所以事天也三事三物是也精之無間聖矣勉之

不忘賢哉

謹守之士患其拘執進以勇爲不可及矣豪傑之士患其粗率濟以愼密莫與敵矣

孔門六藝進可以獲祿退可以力食如委吏之會計簡兮之伶官可以見故耕者猶有餒學也必無飢

聖人以一心一身爲天地之樞紐化其戾生其和所謂造命回天者也其次知命樂天其次安命順天其次奉命畏天造命回天者主宰氣運者也知命樂天者與天爲友者也安命順天者以天爲宅者也奉命畏天者憑天爲君者也然奉而畏之斯可以安而順之矣安而順之斯可以知而樂之矣知而樂之斯可以造而回之矣若夫昧天逆天其天之賊乎

感格之難也非純心聚精不能萃神之渙致饗之難也非明德

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

庖羲大聖一畫洩天地之祕第大聖自喻而以一畫之散見如八八六十四卦與天地共見之而已唐虞之一中第堯舜禹三聖人面授而以一中之作用如三事六府與天下共見之而已孔門之一貫第孔子與顏曾面授而以一貫之散殊如四教六藝與三千人共見之而已

荒則不覺不覺則益荒荒怠則不斷不斷則益怠覺則不荒矣斷則不怠矣常覺則斷有力常斷則覺亦有力四者之功過環相生而互相成者然則欲求不怠先貴斷欲求斷先求覺欲求覺先貴去其荒心荒身荒耳目口舌者去其荒身心耳目口舌者而求之道則孔子之道出

盜爲一端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

纔潔不足邀神之歆故事莫大於祭道莫精於齊

當憂不憂當怒不怒佛氏之空寂也儒者而無所憂也何以別於異端乎憂則過憂怒則過怒常人之無養也學者而爲憂怒役也何以別於常人乎惟平易以度艱辛謙和以化凶暴自不爲憂怒累

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

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

止精一藝可也

歌得其調撫嫻其指絃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之謂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

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爲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

一身智仁勇足以整理一家是謂修齊一家智仁勇足以型式一國是謂齊治一國智仁勇足以鎮撫四海是謂明明德於天下

治世之官詳於下亂世之官疊於上詳於下則教養舉疊於上則掣肘成下多一官則民多一親上多一憲則官多一畏多親而政事成多畏而賄賂通

天無曠澤地無曠土人無曠力治生之道也家無三曠則家富國無三曠則國富

改過遷善所以自治也移風易俗與天下同改過遷善也然改過遷善而不體乎三物終流於空虛移風易俗而不本乎三重終失之具文

朱立一言用習禮等功人以爲拳腔做勢如何先生曰何必避甲胄有不可犯之色衰麻有不可笑之容拳得一段禮義腔而敬在乎是矣做得一番韶武勢而和在乎是矣後儒一掃腔勢而禮樂之儀亡

遷心之善改心之過謂之正心改身之過遷身之善謂之修身
改家之過遷家之善謂之齊家改國與天下之過遷國與天下
之善謂之平治

附錄

先生二十四歲時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
終苟道也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至三十五歲著存性編覺
思不如學學必以習更思古齋曰習齋學書射及歌舞演拳法
曰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年譜
每日有常儀清晨必躬掃祠堂宅院神親前各一揖出告反面
同經宿再拜旬日以後四拜朔望節令四拜昏定晨省爲親取
送滌器捧盥授巾進膳必親必敬應對承使必柔聲下氣此在喪事
恩祖父母儀也歸博後無親去此儀矣寫字看書隨時閒忙不使一刻暇逸操存

省察涵養克治務相濟如環改過遷善欲剛而速不片刻躊躇
處處箴銘見之即拱手起敬如承師訓非衣冠端坐不看書非
農事不去禮出外過墓則式惡墓不式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
知者式之見所惻所敬皆式非正勿言非正勿行非正勿思有
過即於聖位前自罰跪伏罪言行錄
日記繼過不遺雖閨室有疚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喜怒
哀樂驗吾心者尤所不遺年譜
自定士相見禮冠禮祭禮家立五祀分四時行之居喪初遵朱
子家禮後悉改依古禮同上
郝文燦興漳南書院聘先生主教爲定規制分六齋曰文事課
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
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

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曰
理學課程朱陸王諸書曰帖括課制舉文分別部居且學且習
未幾以久雨水潦罷歸歎曰天意不欲吾道行也同上
先生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辨冤略謂安石新法不行天
下後世遂以建功立業持柱乾坤者爲小人苟且偷安者爲君
子而是非莫辨也南宋之金北宋之遼不可同年而語乃累世
知岳飛之忠累世學秦檜之智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
祖宗雪恥者矣乃宋人必欲殺之以畀金金主見其首曰此人
忠於謀國繆於謀身宋史徒以其貶道學曰僞而入之姦臣傳
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無一察焉不其冤哉言行錄
張仲誠語錄有夷惠非聖逸民不足學之語先生曰我輩今日
正要箇可不可夫子之無可無不可如何學得士希賢賢希聖

聖希天是一定程頭若只說完美好聽如執路程本說南京說
一年還只在此若實走一步也隔越不得夷惠夫子皆稱賢孟
子稱聖知孔子看得細說賢便是聖又要知孟子眼高志大不
輕伏人下若夷惠非聖不肯說皆古聖人亦不肯服他得君皆
有天下我輩不可以見不到處輕古人也同上
與傅惕若言氣質正吾性附麗處正吾性作用處正吾性功著
手處如敬之功非于何以做出恭孝之功非面何以做出愉色
婉容同上
曹萬初問人輒言禮樂百年而後興何如曰古人百年後興禮
樂謂敎化浹洽也如唐虞之時雍風動也予則謂一日行習禮
樂一日之唐虞一月行習一月唐虞也一人行習禮樂一人之
堯舜人人行習人人堯舜也同上

王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錦衣衛指揮僉事國亡變服爲僧兄潔少從梁以樟游以樟談宋儒學先生方髫齡聞之不首肯稍長隨父轉徙江淮所交游多瑰奇逸民習知前代典章及關塞險要攻守方略年四十游京師大學士徐元文賓禮之文史必就質明史兵志其所作也或病其不爲時文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就試中式康熙癸酉舉人不應禮部試曰吾寄焉使無詬厲已耳徐尚書乾學開書局於洞庭山招致名士先生與焉於儕輩中獨與劉繼莊善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

杜益齋問習恭卽靜坐乎曰非也靜坐是身心俱不動之謂空之別名也習恭是吾儒整修九容工夫媿不能如堯之允舜之溫孔子之安故習恭與靜坐天淵之分也同上

李恕谷曰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晝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僭篡而聖道幾於委地矣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世道所關非尠又曰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尙疑高遠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託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規模且講道理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年譜凡例

戴子高曰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仁人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

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材邪正意見多同後遇李恕谷大悅之曰自繼莊歿豈意復見君所著大學辨業先生是之聞恕谷言習齋明親之道曰吾知所歸矣遂介往博野執贄一斂其淺轢之氣效習齋日記立省身錄以糾身心得失習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見之行事非虛言也晚著平書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自謂各事相維牽一動百一字不可易惜其書不傳恕谷所爲平書訂略覩其梗概而已後客死淮上時康熙四十九年年六十三所著平書十卷居業堂文集二十卷讀易通言五卷或庵評春秋三傳三卷與圖指掌一卷子兆符亦以文學知名刖見望溪學案後其兄潔潔所著有三經際考學易經濟編洧盤子詩文集參崑繩家傳

文集

太極說

王弼以大衍之數置一不用爲太極唐崔憬因之近李恕谷主此說謂申明大衍之義予因爲太極說太極者有耶無耶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說矣儒者以爲陰陽動靜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觀孔子之言哉易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坤也孔子言之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曰易曰變曰化曰通曰神孔子言之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矣孔子豈其吝而不詳說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哉然則太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有苟爲陰陽有是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

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說也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孔子豈爲之哉噫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妄也儒之所謂太極者旣非則其以初畫奇偶爲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爲四象四象各加奇偶爲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誣易之說乎且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爲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卽兩象卦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卽四象乎曰有說焉陰陽有老少以九六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爲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於何見之見之在四時耳蓋陽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陽之長卽陰之消陽之消卽陰之長迭爲消長卽各爲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象四時卽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虛其一卽不可分爲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爲兩卽不可揲之以四乎曰五十無不可分爲二但不可以象兩兩者陰陽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爲二非兩奇則兩偶必不能一奇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太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無不可揲以四但不可以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雜而後得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雜以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蓍求卦之法蓋如此噫揲蓍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卜吉凶非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爲乾坤乾坤交索而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爲

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烏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說哉又烏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哉四畫五畫之卦鑿空而爲之乾坤離震巽坎艮兌之序武斷而定之叛聖亂經荒誕謬戾在方士竊吾易而別爲說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既惑其說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圖耶圖太極愚矣圖而說之愚而夢矣嗟乎蚩蚩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

平書序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治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撓焉弗隊桷摧焉弗覆揩焉拄焉藩垣圮壘焉易其瓴甋戶牖之闕塗丹臒焉術術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壓屢爾矣而莫之卹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爲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弊已極尙可塗飾朽敝以爲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爲構不可以爲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妄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爲文十有五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熄即

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爲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

兵法要略序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老泉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爲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概不得其詳焉每遇老於行陣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究無從以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諸書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恍然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即其所見彙爲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刈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辟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並所以炮燔炙割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爲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覆野戰之師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既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雜而不精浩繁

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爲余所不及載者錄爲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

大學辨業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間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脫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躐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受業於顏習齋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偏訪於時賢久之恍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不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以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歿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宏焉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備己有餘治人不足化善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烏得謂爲儒者之過然講理不講兵刑尚仁柔去剛武繩墨以束其身佔畢瞑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窒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歟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即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

朱立門戶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與方靈皐書

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祿位卽借之以投時尙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眞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嘻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未盡服者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天緯地之才佔畢瞑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必不足以平天下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又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雜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雜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心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

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為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雜於佛氏程朱亦隱為所壞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訾陽明之為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遥遥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為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

也乃自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為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為正事物一以為去物欲非修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修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即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修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又曰為國以禮故

學禮即格也致也約禮即誠正修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即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靜坐爲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矣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剛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騖夸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勵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修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師而剛主之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而不可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

附錄

崑繩從恕谷謁習齋習齋曰假子以烏合數千何法治之曰莫先束伍習齋躍然曰子眞其人矣（習齋年譜）

恕谷嘗從容與語李衞公言史官多不知兵故兵法不傳今觀

史漢至南北朝艮然唐書乃專志兵歐陽諸公之識高出前史遠甚先生曰唐書所志兵志耳其法之不傳自若及爲萬季野撰明史稿兵志乃悉著其法於篇 恕谷年譜

平書凡八事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畯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幀不相紊不大縣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衙金吾羽林也設司麻象醫卜之類是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衙六衙也有監是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升降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衙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遣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予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贖復

刖以罪盜復宮以罪奸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尤在建官取士二事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平書

方靈皐曰崑繩雖好氣然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北面者望溪文集

鍾先生錢

鍾錢字文若博野人諸生少負經世志從習齋學稍晚從事六藝九容恕谷稱其學行爲顏先生門下一人習齋設教漳南書院實相之率諸弟子習禮無愆儀習齋視之亞於恕谷自立日記册習齋爲題册端一曰勿欺幽獨如對父師二曰敦本孝弟篤於家庭三曰自立言行勿隨流俗四曰日新時省過而改之時思善而遷之五曰務實痛戒詩文棋畫須求身世有功而深嘉其能自強焉雍正初功令以諸生學行兼優者宣講鄉約文若被選充眾咸服之縣令詢地方利弊條上十事而未嘗私見令曰是博陵之濬臺子也輯習齋記餘言行錄闢異錄自著有哀感錄女範淑烈集農書一隅三書卒年七十九私謚孝端先生參習齋年譜

案習齋弟子見於年譜諸書者同族則有士俊字千人士佶字吉人並諸生士鈞士侯士銳士倧字宗人皆昆弟行也希濂字廉甫修己字敬甫爾儼字畏甫皆族子也保邦族孫也蠡縣則有彭好古字敏求壬之佐朱體三徐之琇石鸞石鸞字子雲石繼搏字孚遠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李仁美李全美王恭己宋希廉朱肖文張澍劉發璋李延

獻陳兆興博野則有邊之藩夏希舜王久成馬遇樂曹可成房魁盛李植秀字果齋李利管廷耀管紹昌高陽則有李霖肥鄉則有郝也廉郝也愚郝也魯苗尙信苗尙儉白宗伊李宏業韓習數深州則有劉琛國之桓安州則有陳天錫安平則有可默邢臺則有李倜涞水則有曹敦化完縣則有王學詩及赴遼東尋親有滿洲關拉江游中州有湯陰朱本艮商水李順李貞今附載其名無著述可紀大抵皆率教躬行略有見事蹟者顏士俊學射士佶學禮士侯學律希濂學書爾儼學數保邦學騎射技擊初不知書後乃頗知文事曹可成學天文李植秀學禮問喪服李利亦學禮白宗伊王學詩皆筆工到處傳播顏李之學學詩不識字有孝行習齋初不許後重其孝列入弟子籍國之桓長於習齋八歲援董蘿石執贄陽明例稱弟子徒步從游中州曹敦化學禮朱本艮爲明宗室後裔父敬慕六藝之學命之執贄李順李貞父子青善拳法習齋校藝勝之與談經濟大服乃命順貞並從學其他問學而未執贄者不具列

習齋交游

刁先生包 別爲用六學案

王先生餘佑 別見夏峯學案

李先生明性

李明性字洞初號晦夫豪縣人明諸生孝友篤行明末遭亂執弓矢與鄉人禦賊甲申後韜晦不入城市學以居敬爲主愼獨功密居家力行古禮習齋與王法乾邀入學會辭不赴貽之書

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春華以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及如愚相勉習齋奉爲畏友子塽從習齋學（參習齋年譜）

張先生羅喆

張羅喆字石卿清苑人明諸生兄羅彥官吏部主事甲申守城死難先生遂棄諸生講學貧甚非賢友之周不受習齋詣之問學先生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仁須胞胞屯者肉象也厚之至也其論性曰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之不同故曰相近義理即寓於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已涸語無極非是時習齋猶執程朱之見反覆辯難其後乃以先生之言爲眞確及存性編成先生已卒習齋謂安得復如其人者與言性哉（參習齋年譜存性編）

張先生起鴻

張起鴻原名來鳳字公儀號石史寧晉人明崇禎丙子舉人李自成陷京師授僞官拒之械至保定自成敗乃脫歸遠游足迹半天下晚居西山讀書纂著聞習齋與王法乾講學以聖賢相勉作頤生微論贈之又爲序存學存性諸編著有五芳井詩蒼巖集策論法存字存諸書（參習齋年譜）

王先生之徵（別見夏峯學案）

呂先生申

呂申字文甫清苑人諸生棄帖括究心天官輿地壬奇太乙孤虛風角諸說尤精堪輿家言喜談經濟習齋嘗從之問天文所著書多不傳（參習齋年譜）

王先生養粹

王養粹字法乾蠡縣人年十六補定州衛諸生有文名以文就

正李晦夫語以聖賢之道乃讀經學禮習齋聞而納交約爲日記五日一會訂其制行習齋近狂先生近猶爲學習齋壹意周孔先生依違程朱漸染莊老嘗相與縱論經史意各有出習齋每取其說習齋歸宗先生發其端習禮習射習舞節目多出講定共學凡四十年習齋晚年嘗問己學有進否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其殁也習齋哭之慟爲處置家事猶以先生與張仲誠李中孚皆天生秀傑惜學爲宋儒所誤云郭靖共字敬公趙太若遺其名並蠡縣人靖共諸生太若布衣習齋稱爲益友太若性直率人有過指摘甚厲靖共不面折嘗祕書一小封授之習齋有溢語輒誦曰願無伐善二人與先生皆習齋心交也參習齋年譜

劉先生崇文

劉崇文字煥章蠡縣人明崇禎己卯舉人授興山知縣陷寇不克之官署棗陽宜城解組歸與習齋爲忘年交以聖賢相規勉講學門下甚衆參習齋年譜

陳先生之鋐

陳之鋐字國鎮涿州人鹿忠節善繼弟子嘗曰傳吾學者杜越之外陳氏子而已學先躬行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倦大學士馮銓同城居請見不得參習齋年譜

喬先生己百

喬己百字百一臨城人明諸生講求經濟明亡後不履城市好游名山訪異人奇士學以孔孟爲的閭修世無知者習齋遠訪之見其耄年清苦饋以酒食寒舍論學極懽李恕谷亦以書問學答之曰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

之有確據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意也
先生博學粹行郡縣長吏造門不得見著述不輕示人將卒悉
納之屋梁上戒子孫勿動同治中訓導范鳴鳳搜破屋中得之
多殘蝕其論顏子能發聖人之蘊孟子能大孔子之道論者謂
其學具體用今存世譜前集二卷正集三卷後集六卷及臨城
志葬說參習齋年譜

張先生鵬舉

張鵬舉字文升蠡縣人習齋以弟畜之後與李恕谷共習韜鈐
考九邊圖於漢唐宋明制度政事風俗能詳能斷習齋嘗謂友
朋經濟之才惟王五公楊計公及文升所著書曰存治翼編計
公安平人諸生能技擊精西人算學參習齋年譜

張先生沐別爲起庵學案

許先生三禮別見夏峯學案

案習齋嘗自言生平所嚴事者一人曰孫徵君父事者五
人曰刁文孝李孝慤王五公張石卿張公儀兄事者二人
曰王五修呂文甫交友者三人曰王法乾郭靖共趙太若
又曰予當恭莊時輒思劉煥章矜莊時思呂文甫坦率時
思王五修懇摯時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
英氣憤發時思王五公今據列之此外喬百一張文升著
述皆有可徵許酉山雖未相見貽書往復論學後游中州
拜其墓故並列焉其見於年譜者尚不止此或誼非久要
或事無顯著姑從略

習齋私淑

惲先生鶴生

惲鶴生字皋聞武進人康熙戊子舉人官金壇縣教諭少從常
熟錢陸燦游工詞章喜觀禪宗書信奉陽明心齋近溪語錄後
改尊程朱服膺主靜之說游關中聞謝野臣語習齋爲學大旨
心善之及就蠡縣幕往訪習齋已歿從恕谷得顏氏所著書徧
讀之自稱私淑弟子盡棄所學而學焉恕谷引爲同志所著書
悉與商訂刖後貽書論學互遣其子從受業先生所著有禹貢
解一卷思誠堂說詩十二卷春秋解屬辭比事說六卷大學正
業一卷恕谷善其說春秋而以詩說尊毛駁鄭爲非先生爭之
甚堅其於諸經傳注多有駁義世稱其長於毛詩云參武進志

程先生廷祚

程廷祚初名石開字啟生號綏莊上元人諸生少好辭賦從外
舅陶氏得顏李之書讀而好之時習齋已歿乃作閉道錄上書

恕谷致願學之意既而恕谷南游先生過從問學書存學編後
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崛
起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
其非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於是確守其學以博文約禮爲進德
居業之功以修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禮樂兵農以及天文
輿地食貨河渠莫不窮源究委旁涉與吾儒異者而辯之出入
於梨洲亭林而以習齋爲主讀書極博皆歸於實用乾隆初徵
試博學鴻詞十六年薦舉經學皆報罷自試鴻博後不再應科舉自
號青溪居士卒年七十有七著有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
彖爻求是說六卷尚書通義三十卷詩說二十卷論語說四卷
周禮說四卷禘說二卷春秋識小錄三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
十卷參史傳

附錄

先生應鴻博徵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友人達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正色拒之以此報罷

於易不喜漢儒互卦卦變卦氣及宋元河洛圖太極諸說惟取王輔嗣程正叔項安世及近時李文貞觀象數書同時惠徵君棟昌明荀虞氏易頗不然之謂恕谷注易專由象數以推人事尙宗漢儒古法而縣莊幾欲廢象未免爲王程二家所錮

戴先生望 別見南圍學案

清儒學案卷十一終

清儒學案卷十二

天津徐世昌

敬庵學案

清初中州諸儒多奉夏峰爲依歸惟敬庵專宗程朱篤信謹守與陸清獻相後先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理學而兼名臣亦與湯文正媲美從祀廟廷同膺盛典洵無愧焉述敬庵學案

張先生伯行

張伯行字孝先號敬庵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通籍後歸里讀書七年盡通濂洛關閩諸儒之書始出考授內閣中書改中書科中書丁父憂歸建請見書院講學會大水潰隄先生募民夫塞決總河張公鵬翮巡河見而異之疏薦堪勝河務命以原銜

赴工督修河隄及馬家港高家堰諸工補授山東濟寧道治運河蓄洩得宜著書紀之曰居濟一得歲饑自家運錢米賑之命分道治賑便宜發倉穀二萬餘石以濟民食遷江蘇按察使康熙四十六年南巡命疆臣薦舉賢能先生未與聖祖召與督撫同見曰朕久識汝清廉今親舉之他日居官而善以朕爲知人遂擢福建巡撫賑旱荒清海盜糾墨吏禁淫祠風化大行擴建學舍親與講學閩學大興調江蘇巡撫治如在閩尤注意於水利海禁總督噶禮貪恣動多掣肘具疏以病請罷詔慰留之會鄉試有交通關節事發命尚書張鵬翮侍郎赫壽按治先生與噶禮會鞫得舉人吳泌程光奎通賄狀詞連噶禮噶禮梗其獄先生疏請解噶禮職付勘噶禮亦撫七事訐奏詔同解任鵬翮等瞻徇奏噶禮無罪先生坐誣應奪官更命尚書穆和倫張廷樞覆審仍如前議聖祖謂是非顛倒下廷議復不得直特諭曰張伯行居官清廉天下共知噶禮操守朕不能信無張伯行在彼江南地方必被朘削朕不爲保全凡爲清官者何所倚賴乎切責諸大臣何無一言遂奪噶禮職先生仍留任命下朝野懽聲雷動後復以窮治海商張令濤通匪事總督赫壽又祖庇之命張鵬翮及副都御史阿錫鼐按之仍坐先生誣陷良民論罪上召來京免其罪曰此人朕還當用之於有錢糧衙門命直南書房署倉場侍郎授戶部侍郎兼管倉場及錢法堂事務釐剔積弊連典鄉會試巡察順天永年兩府賑務按視河南武陟河工擢禮部尚書先後進所輯濂洛關閩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及宋元諸儒文集世宗特賜御書禮樂名臣四字褒之雍正三年卒年七十五温詔褒卹特諭大小漢堂官

於諭祭出殯日齊集奠送謚清恪光緒初從祀文廟先生學宗程朱不參異說奉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三言爲準的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而不可一蹴幾循序漸進歷艱險崎嶇確乎不可拔以困學自居退然不自足檢束考驗至老不懈誠敬上結主知立朝靖獻一本所學爲理學名臣之冠所刊布先儒理學諸書先後五十餘種所纂輯者濂洛關閩書集解十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續近思錄十四卷廣近思錄十四卷小學集解六卷小學衍義八十六卷學規類編二十七卷養正類編十三卷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性理正宗四十卷濂洛風雅九卷唐宋八大家文鈔十九卷自著者困學錄續錄各二十四卷合爲集粹八卷正誼堂文集十二卷續集八卷居濟一得八卷彙刊曰正誼堂全書　參史傳　學案小識　朱軾撰神道碑　杭世駿撰家傳　費元衡撰行狀

困學錄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

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

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

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

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盡歇脚不得之意

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心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眞實便有閒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功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

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

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發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足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爲豪傑豪傑自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

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眞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

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日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

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案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

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

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既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眞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庵困知記陳清瀾學蔀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非了然胷中邪正判如白黑可以無歧趨之惑矣

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眞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矣天善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

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

或問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守此五者其庶幾乎

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學聖要訣中庸言愼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注脚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功切實可循但學者每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慾同流合汙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籓籬決矣即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間乎

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

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蔀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是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

尙論古人須是設身處地方可不然做局外人說自在話直是容易

爲學如喫飯無論家常飯食須是喫在腹裏方纔會飽若不實在喫了只向口頭去講雖說甚麽精饌說甚麽美味非不傾耳可聽終是濟不得饑

聖人之道有極精微處有極淺近處學者於精微處每諉爲不能知不能行而於淺近處又忽爲不必知不必行無怪乎其去道日遠也

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集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

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於胸中乃可言行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

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沈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而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

夫子讀易不曰無過而曰無大過蓋一部易經皆是恐懼修省

之意故曰可以無大過矣

近世講學者標宗旨便是異端彭世昌問朱夫子云先生教人有何宗旨答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

王安石亦是不世出之資亦欲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但其學術不正遂誤天下故學者不可不審所尙或問於朱子曰介甫之心本欲救人及後來壞事者皆是過歉致然朱子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愚謂介甫一生總壞於執拗二字大學曰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直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惜乎介甫之學猶未及此也

君子之辭受取予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盛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醇漓學者甚不可以爲小事而忽之也

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自有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

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功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功夫無他法只是從實地上下手做功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

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

敬卽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

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
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
返汨沒而不能以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
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

窮經致用必先謹於少壯之日著書立說大抵俟晚定之年不
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大丈夫舉事要當爲人所不能爲之
事若世閒容易事誰做不來故朱子曰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
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
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
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

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一收
其效乎

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爲貴學矣治
先王爲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以言治矣

吾人爲學須是要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
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
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的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
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
人與不學之人何異

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既成要
温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

或問不能盡其才如何曰如人纔發得箇好念頭從此充長去

便都是善可以復其性之本然若纔發得一箇好念頭見得善之當爲卻又發一箇不好念頭謂偶一爲之亦自無妨這一箇好念頭便不能充長去了只是中間有阻滯便是不能盡其才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

君子比德於玉素絲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汙則所云近墨者黑近硃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黃葉易彫也青松凌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

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眞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淩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

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汙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汝汝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之資而欲求合乎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概矣

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愼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眞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眞而去其妄至事務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

之卽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旣往亦獨也須有挽回之法使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愼獨之法也

蔣西章生日自誓曰自今生日爲始只如脫胎換骨一番從前弊習舊汙悉於昨日止等諸隔世從後德業新造卽於今日起另闢乾坤出凡入聖日就月將萬不許再墮俗坑負天地父母生成之恩學莫先於立志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觀西章自誓之言思過之錄可謂有志者事竟成

蔣西章曰學者志不立每日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旣孤士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曰一日之閒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曰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爲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

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

二程夫子最爲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不啻大半大凡前人之說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當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故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有議朱子改程子之說以爲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書其中或有

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訛後之學者其所講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即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斯言又何嫌乎即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日日改月月改年年改至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及改者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頻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心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

文集

聖人可學而至論

客有問余曰聖人可學而至乎余應之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曰三代而上言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言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震而驚之以爲不能爲及與之言孝弟忠恕則忽而易之以爲不足爲此聖人之所以往往而鮮也世之不知學者無論矣稍知學者率皆求之高遠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採異日從事於不可究極之域以炫耀於人其爲學也愈難而其去聖也愈遠即有一二好修之士知慕聖學矣乃口談道德而念切紛華言稱先王而行同流俗無怪乎爲知者所非笑而不知者且得藉爲口實也旨哉程夫子之言曰言學便以道爲歸言人便以聖爲歸蓋聖之所以爲聖祇此倫理之克盡而已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爲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聖之所以與我同類者也聖賢千言萬語諄諄告誡無非欲人盡此倫理成得箇人既成得人而聖已不外是矣誠能於日用之間入則孝出則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堯舜孔子者就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則亦堯舜孔子而已矣尙何聖人之不可學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使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孟子豈欺我哉

小學衍義序

予自丁亥歲奉命撫閩仰體聖天子養育人才至意建鼇峰書院以延英俊之士作藏書樓貯經傳史集數千卷命書生課業之暇日纂錄古聖賢嘉言善行予總其成簡擇裁汰之取朱子小學綱目例分門別類編次聯貫凡得八十六卷名曰小學衍義既成而爲之序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俱於小學中養其知識完其德性後入大學始無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自後世衰道微小學之功不講而望人才之成難矣朱子著小學一書分明倫敬身稽古三綱領各著條目於其下源委井然誠蒙養之聖功也竊思朱子以後名儒輩出其議論風旨足以啟佑來學者亦夥矣前人不能留其身以見後人後人不能隔其世以見前人求如洙泗之間師弟唱和於一堂何可得哉然古今之道一而已散者寧不可聚離者寧不可合彙而集之繼而續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皆可相見於六經四書之中何獨於朱子小學之書而不然哉此予小學衍義一書不避僭妄之罪而欲小有

補於朱子也或疑採輯過多非初學所能徧覽不知道之在天下無一事一物之可離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經焉卽有曲焉皆所以衍夫禮而不厭其多者也大學之有衍義自西山眞氏始其規模較經傳已加詳矣又有大學衍義補則瓊山邱氏之說較諸眞氏又益加詳予之爲是書亦竊比於西山瓊山云爾雖然眞氏邱氏之書當時已經進呈於朝至今流傳海內予何敢望惟是區區纂輯之勤歷有年所且嘗與書院諸子切磋討論冀稍當於立教明倫敬身之大旨誠使初學之士取而玩之庶幾有所考據以爲學問思辨篤行之方則是書或者不爲朱子所深非乎

小學集解序

古者有大學小學之制而未有其書大學書傳自孔門立三綱領八條目約二帝三王教人之旨以垂訓程子以爲入德之門是也然小學尙未有書或有其書而亡之學者不能無憾於是朱子集聖經賢傳及三代以來之嘉言善行作小學書合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爲綱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飮食爲目使夫入大學者必先由是而學焉所謂做人底樣子是也學者不讀大學之書無以得其規模之大而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二書實相表裏不可缺一自世俗迫求近功弟子當垂髫時卽習舉業小學一書遂塵封高閣矣我皇上崇尙正學特賜頒行海內而淺識者又第以爲課試作論之資坊間刻本亡慮數十種纂註標題未免苟爲試論剽竊之地而鮮有敷暢尋繹其文義之微與其教人親切之意引學者以躬行

而力踐之者如此則何貴乎朱子之輯是書更何以仰副詔旨頒行期望始學之至意乎夫朱子之爲是書也規模節目無所不備蓋即一篇之中而每章每句皆有義理次第每見註家於引四書之下輒註之曰已見論語已見孟子不知孔孟之言編入小學則爲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無殊歸而語各有當何疏略若此也至若小學大旨前賢論之頗詳余括其要而言之不離乎敬之一字必也於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看得敬字義理次第分明體之於身而實踐之無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修之則吉悖之則凶然後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基本以立苟不能敬而存心處事待人接物有與此書相背違者則已失卻做人底樣子而欲求入德之門譬猶人之形體倘不能全而欲肩重大之任以經營四方也有是理哉余故集諸家註釋善本而融會之以成是編且爲之掇其大旨以弁之於首俾學者知是書爲成就德業之要勿徒視爲應試之資已也

困學錄序

知之數三生知尙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即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强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怠忽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誡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而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胸中余之於學亦既困矣於是隨時所聞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

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之功始余以此自勉尤願與天下共勉之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朱子輯伊洛淵源錄薈萃程門師弟子授受之際一言一行莫不條列備載其居恆磨礱薰陶裁抑其過激厲其不及或隨其材或因其時教者之所以教與夫學者之所以學槩見於斯矣自後未百年而又有天民先覺者出接引後學爲之指其門庭表其梯級而先後之於是聖道益明源流益遠則是續錄之所爲作也夫二程子師濂溪而友張邵倡道伊洛一時高第弟子如游楊尹謝數十輩率能卓然有立尊聞行知以不負付託之重蓋自鄒魯風微斯文勃興越千餘年一盛恐其難爲繼矣然而引而彌長擴之乃大自楊而羅而李三四傳至晦庵夫子膺斯道之任而集羣儒之成繼往開來流行浩瀚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村靡不願游其門執經請益當此之時循循誨誘無閒晨昏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夫言行之一致體用之一源務使切己尋求由博歸約而登斯堂聞斯旨者亦皆佩服勿諼各得其意以去猗歟盛哉張南軒嘗曰道在武彝信矣其猶原泉混混之出於深山迤邐九曲分爲萬派播爲百川合而渾涵停滀於四海中乎此其爲淵源詎

有蓋藏歟續錄舊本自有明成化謝方石先生已彙輯成帙分爲六卷然採取未備至隆慶時薛公方山復因莆陽宋公初稟而重編之名曰考亭淵源錄顧宋公初稟雖未及詳定付刻而編輯頗嚴如朱子同志之友自廣漢金華而外槩不之錄方山所刻則於金谿永康永嘉悉爲增入竊恐世之繹其緒論者或借吾儒之說以蓋其佛老之眞或喜浮夸之談以辨其利之習又將何以正之耶余不揣固陋參互考訂爲二十卷折衷於方石莆陽二者之間命陳生紹濂編校授梓後之學者庶知大儒開出其一時師友之所漸漬及門之所依歸開悟釋疑精深廣大講學極其盛而衛道極其嚴析之入秋毫而放之彌宇宙所以表章先聖者在此所以津梁後學者在此而凡師弟問磨薰薰陶激厲裁抑合之程氏之門初無異轍焉或者有當於朱子

輯伊洛之意則是錄眞不可以不續而謝宋二公不又先獲我心哉因書以爲序

性理正宗序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具焉命之於天成之於性性無不同而氣稟則有清濁之異智愚賢不肖之分途以此古之至人所以能知性所從出而復全其天者必有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以馴致乎自然而非徒寂守此虛靈不昧之心使之凝然不動俟其一旦豁然省悟謂可惟吾意之所欲爲而不顧也是則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殆謂是歟自孟夫子倡明性善之旨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學者務在擴充以盡其力於是乎告子之徒雖誤認知覺運動爲性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

終不能逞其狂瞽之說以惑亂天下孟子之功偉矣厥後荀楊輩或云性惡或云善惡混邪僻之見均足以害道降及漢唐千有餘年詞章功利惑溺沈痼未有灼見心性之源者得程張諸子起而闡明之程子之訓其門人以謂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命是知非窮理無以致其功而張子則云合氣與虛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學者必須敬其事敬固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曷嘗有默坐澄心可以證道之說哉不一再傳而金谿之學熾甚以爲卽心是理六經皆我註腳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空洞無涯之識而昧然於天理之眞學者樂其簡便而易從也於是矯誣聖賢捐棄墳典逞其擎拳豎拂之餘智猖狂叫呶猶自擬於聖人之尊性若非紫陽朱子反覆辨難大聲疾呼比之爲告子又直斥之曰禪其爲正路之荆榛入門之障蔀窒有紀極耶幸而格致誠正修己治人之道大明於天下雖百世守之可也何又有姚江王氏祖述金谿而以朱子之學爲支離影響倡立致良知之新說盡變其成規知其不足以服天下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附會牽合以墨亂儒天下之談心學者靡然響應皆放佚準繩不知名教中有何事至啟禎末年而世道風俗頹敗極矣蓋比諸金谿之爲禍殆有甚焉嘗見傳習錄有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卽爲義外嗚呼此卽六經註腳之唾餘也卽勿求於心之宗旨也不知窮理持敬是以不識心性惟不識心性故於默坐澄心時偶見西來面目卽驚爲獨得之祕遂至挾此以淩駕古今莫之能禦昔人有云以學術亂天下於姚江見之矣非有特立不回之君子障其狂瀾而

撰其緻餘吾道其尙何望乎余幼讀性理大全一書見其引據詳贍亦旣留心潛玩矣惟是天文地志律厤兵機識緯術數之學援引甚繁未免失之駁雜又其爲書於儒釋參同語及縱橫家議論槩有取焉似乎擇之不精余不揣固陋謬爲編輯刪其繁蕪補其缺略尊道統以淸其源述師傳以別其派凡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有切於心性者無不盡其節目次第之詳於宋則取周程張朱五子之言爲的於元明則以許薛胡羅四君子繼之其餘諸子間有採錄不敢濫爲摭拾惟於異學之邪僻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之人能抉其樊籬披其根株者衞道之功不可泯爲之三致意焉是編也始於辛丑迄於癸卯閱三載而後成名之曰性理正宗非敢自附於知道惟自盡於區區向學之志以遠於荆榛障蔀之歧途尤願後之學者循塗守轍崇實黜虛不至誤認知覺運動爲性而默守其虛靈不昧之心則窮理持敬下學可以上達盡性卽以至命於以上接濂洛關閩之傳無難焉此固學術之幸也亦世道風俗之大幸也夫

與毛心易書

近世學者皆爲舉業計耳足下謝絕舉業一心聖賢之學誠近今所難得舟中讀延陵書院會語亦多中道之言獨是揭格物爲宗旨予不能無疑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朱子論爲學工夫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者乃爲學之切要工夫今以格物爲宗旨予意若不主敬以立其本是無本之學而學爲雜學矣若不反躬以踐其實是無用之體而體爲虛體矣聖賢之學由本以及末明體以達用內聖外王備於一身用行舍藏運於一心而謂一格物遂足盡聖賢之工夫

乎而謂一格物遂足滿聖賢之分量乎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格物之前尙有主敬之功又曰學之道必先明諸心之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薛文淸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己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亦無益也是格物之後又有實踐之功安得以一格物盡之哉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聖人復起不易其言別立宗旨奚爲也

與友人書

來敎云先讀四書五經再參以諸儒語錄卽此足見先生以古聖賢自期待而不肯苟同於流俗弟已仰止久矣然其中猶不能無疑夫先讀四書五經誠是矣但諸儒語錄則不容於無辨正未可强而同之也先生所謂諸儒語錄者指薛胡之語錄乎抑指陳王之語錄乎若讀書錄居業錄誠可讀也豈傳習錄亦可讀乎陽明之學羅整庵先生已辨之陳淸瀾張武承陸稼書諸先生又辨之其不可爲其所誤明矣弟往見歸德陸別駕曾刻傳習錄而陸稼書先生見田梁紫先生札中偶及陽明之學其答陳子萬書曰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又述田先生來札云今日沈痾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只求自信不圖人知予觀田先生似亦非主持陽明者其言於本分當知上討論非朱子所謂窮理以致其知乎於本分當行上勇爲非朱子所謂反躬以踐其實乎是田先生亦朱子之學而非陽明之學也或偶以陽明爲前輩而不欲輕議之此亦忠厚長者之道而稼書似以中州之人皆爲主持陽明之人不無太過然推稼書先生之心初非有

他也不過以正學不明大道久晦欲尊程朱黜陽明使天下已讀陽明之書者不至迷溺其中而不返而未讀陽明之書者亦不至誤入其中而不覺此亦稼書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相隔千里不知先生所讀語錄爲誰氏之書但學術不可以無辨故敢爲先生陳之愚意欲先生五經四書而外先讀小學近思錄朱子文集語錄及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而後漸讀諸儒之語錄庶有以辨同異而定取舍若不先讀諸書而汎觀先儒之語錄則美惡雜陳是非混淆我之趨向能粹然一出於正乎吾恐五色迷目其不爲其所惑者鮮矣

附錄

先生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日用所需皆自河南運載而往初至閩見署中帷幕器皿華侈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禁陳設衙署無錫縣送惠泉水受之後知以民船載送即不受（費元衡撰行狀）

先生爲治以養民爲先教化爲本遇災祲賑糶並施務使民無失所設置常平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書院招來士之有學行者相與講求聖人之道在閩建鼇峰書院擴學舍百二十間月三四至親與講論貯古今經籍四百餘種廣搜前賢遺書刊布之於吳建紫陽書院講習課試與閩略同一時士風斂華就實（同上）

先生論學以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正傳故纂濂洛關閩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謂許薛胡羅爲周程張朱之正傳謂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爲許薛胡羅之繼起他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於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於朱子眞

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於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爲邪說所接者曹月川陳賸夫崔後渠魏莊渠汪仁峰蔡浚濱也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庵陳確庵陸桴亭魏環溪耿逸庵熊愚齋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寶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久將淹沒不傳先生特爲表章尤見顯微闡幽之義同上

先生修明正學排擊陸王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復辨先生曰今之爲陸王者正不乏也安得不辨又曰程朱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謂程啟瞶之閑闢錄陳紫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於復入同上

先生所纂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失不完四書正宗易學編僅有稾本尚未成書五經大全意欲增刪另成善本而未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於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千里三節於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緒說欲奏進而未及同上

沈果堂曰彤謁公問學公曰朱子所云主敬以立本窮理以致知反躬以實踐爲學之要盡此矣又曰論語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老氏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利獨在貨財祿位乎後拜賜題祠額公曰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有恥所以立身自强所以行道爾加意宋五子書苟專志不懈於道也何有沈彤述先師訓

雷翠庭曰余癸卯公車入京得見公公聞鼇峰書院有志正學

人喜動顏色引掖不倦授余以居業錄斯文正宗道南原委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等書曰明儒薛胡二先生最純正初學尤宜從居業錄入手又云余老矣倦酬應與人論學則精力不衰子無事可常來余落第後即歸每念荷公教言惟恐有負也雷鉉聞見

偶錄

唐鏡海曰困學錄所載語語皆切實功夫可以推闡程朱之所已言引申薛胡之所未及而按之先生平生踐履歷官品節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學案小識

敬庵家學

張先生師載

張師載字又渠號愚齋敬庵先生次子康熙丁酉舉人以父蔭補戶部員外郎出爲揚州知府歲饑高郵湖西民以縣吏報災輕不得賑先生行部見饑民載道不待報賑之江都芒稻閘爲諸河入江要津夏潦盛漲閘官利鹽商餌謂非運使令不啟先生躬驗水足運鹽督役啟之以洩水遂以啟閉屬諸府爲例累遷江蘇按察使內擢右通政倉場侍郎協辦江南河務授安徽巡撫仍協同防河會河溢奪職再起爲兵部侍郎漕運總督復授河東河道總督乾隆二十九年卒謚慤敬先生長於治河少讀父書研性理之學高宗稱其篤實著有治水方略改過齋文集讀書日鈔等書參史傳先正事略

敬庵弟子

蔡先生世遠別爲梁村學案

沈先生彤別爲果堂學案

鄭先生文炳

鄭文炳字慕斯莆田人少有志操長探性命之學作正學論要以洛閩爲歸父游滇南久無音耗問於母記其狀貌及離家年月蹤迹至相見號泣請歸不可及父歿復奔赴負骸歸葬時稱爲鄭孝子補諸生敬庵先生撫閩重其學行選入鼇峰書院及移撫江蘇招至講業年餘而歸雍正乾隆兩舉孝廉方正皆不就徵主洞橋書院卒年八十有六著有周易講義明倫集性理廣義省心集參先正事略

費先生元衡

費元衡字  吳江人從敬庵游列門牆奉提命者十有四年親炙最久敬庵歿後撰次行狀於學術事功鉅細不遺杭大宗稱其著錄公門不肯以言語媚人必可徵信參正誼堂續集及撰張公行狀家傳

案敬庵門下以蔡文勤公爲傳學嫡裔鼇峰書院志蔡文勤鄭慕斯之外所載海澄鄭亦鄒進士長汀黎致遠後官刑部侍郎南平余祖訓亦官刑部侍郎當時皆爲諸生眉目雷翠庭受業於文勤乃再傳門人別爲專案

敬庵交游

方先生苞別爲望溪學案

朱先生軾別爲高安學案

沈先生近思別見三魚學案

汪先生份別見望溪學案

冉先生覲祖

冉覲祖字永光號蟫庵中牟人康熙辛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少爲諸生時喜聚書博覽通史學韻學不屑屑於科舉之業康

熙二年舉鄉試第一浮沈公車幾三十年益研經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而以朱子爲歸耿逸庵重興嵩陽書院聘爲山長初至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別理欲以所作天理主敬圖及爲學大指十八則示之四方學者聞風踵至晚達官翰林數年遇覃恩得封贈父母卽假歸逸庵已歿學者寥落復主講嵩陽會敬庵創建儀封請見書院兼主之假滿還京未久卽告歸不出教士益勤成就甚衆卒年八十二先生學由博而約窒於性理於陽明重其文章勳業然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辨於陸王不復假借著陽明疑案敬庵最契之謂較整庵後渠論辨尤爲嚴正他所著有四書詳說五經詳說孝經詳說正蒙補訓寄願堂文集及雜著凡十餘種參敬庵所撰傳文集

袁氏立命辨上

予少閱袁了凡所傳立命之學喜其言有證據而導人以爲善之路也書一格懸之壁日以功過自程焉及漸體會孔會思孟之書有所入覺了凡之言無當也置之不復觀近見張氏力詆了凡謂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以觀人爲善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予因自幸不存少年之見也然猶恐天下人同予少年之見也故援孟子之言立命者以正之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謂天所賦予之理修身則此理不至失墜故能立也非謂殀壽爲命而立之以有壽無殀也孟子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謂氣數之命禍福是也君子盡道而得福固其當然卽得禍亦屬莫之致而至故爲正命也非謂盡道者順受其福而去其禍也了凡計功以千萬而所求

輒應不與孟子相左乎夫學者治心之要不外存理遏欲耳窮理居敬以求欲之不萌而猶患其潛滋暗長不可禁也今乃爲之勸曰行功幾何而得某報行功又幾何而得某報譬之商賈持籌居某貨而利幾倍居某貨而利又幾倍以此營營於心人欲錮蔽天理消亡矣果其獲報亦云私也況其不獲而徒役其心於不可知乎天理善也人欲惡也存天理君子也徇人欲小人也未有人欲可謂之善者未有徇人欲可謂之君子者而司造化之權者竟不能鑒其爲理爲欲爲君子爲小人而隨其願以應之必不然矣或曰了凡使人知命之可移而勉於爲善是亦名教之助也而子深闢之將使人肆然不知有善乃爲愈耶予曰欲使人勉於爲善莫若使人識善之眞告子以義爲外孟子闢之而人知義之在內今人以善爲外而予能聽其晦蝕不爲置辨耶所謂善者本乎吾性之仁義禮智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其最先動者也見一人一物之失所不忍於中而思有以施之濟之及人物之被其施濟祗順其惻隱之情而全乎性之仁故以善爲內也乃天理用事而不參以人欲者也今人見一人一物之失所思有以博施濟之名不以爲吾性吾情之不可閉抑也而但曰行善事耳出其物力爲之施濟夫物力固外也非內也施之則善吝之則不善豈非以善爲外乎而且有覬覦而爲之不獨外也抑亦僞也以善爲外必待有所覬覦者爲之無所覬覦則不爲矣以善爲內本乎吾性之固然發乎吾情之不容已其爲善如饑者之求食不飽不止也如行者之赴家不至不止也而物力特借資耳非善之本也孔子不以施濟言仁而取諸立達之心苟心純乎理即不施濟一人

一物而已深於爲善矣此又不可不知也今人方以善爲外而了凡立說又鼓眾而作其氣久之迷於本原而善愈晦矣可謂勸善乎若報應之說吾以孟子爲斷曰俟耳順受耳不聞隨人之願而轉移也今信了凡將謂孟子之言非數吾寧闢了凡而從孟子

袁氏立命辨下

命者理爲主而數寓其中非數與理相衡而無軒輕於其閒也世俗以人生年月日時干支八字爲命專言數矣豈足盡命之實乎故主理而兼數以言命者君子也遺理而專主數以言命者術士也術士之說行而君子趑趄予博觀當世大抵有三失焉一謂數固有定而我以積善爲之轉移可得種種福報若然則從來聖賢可以常存而上世風淳比屋可封人盡富貴壽考無有貧賤夭札者矣此其說失之矯也賢知之過也一謂數既有定非我所能轉移福至則安坐而獲禍來亦引領而受若然則聖賢之修身盡道皆爲多事而庸夫之昏惰偷生如醉如夢反爲解脫矣此其說失之卑也愚不肖之不及也而其甚者謂數何足以限我天下之高名厚利我但施其權力智計而無不得見有可趨奪人而專之己見有可避全己而歸於人此小人之尤不足齒者也君子未嘗過也以爲吾第爲善而非敢爭權於造物也亦未嘗不及也以爲吾第爲善而非可讓能於造物也若不知有命而權力智計是逞者君子去之胥壤遠矣蓋君子言命主理而兼數固如是也了凡以皇極之數爲命始而安之則愚不肖之不及也既而奮焉思有以移易之則又賢知之過也安命可也安命不爲善不可也奮而爲善可也爲善而冀

移易乎命不可也此其失無可解也而予尤怪了凡惑於數異端因得售其術竟陷溺其中而不返也夫談數者以眾人而符於甲爽於乙以一人而符於前爽於後其常也孔生談皇極數固有驗豈無一爽者乎了凡值前塗之將窮計無復之舉以告雲谷雲谷僧之點者也知孔生之談數未必皆驗故爲慰勉之語謂積德行善命自我立其將來與孔生之數符也則委咎於爲善之未篤也與孔生之數爽也則致慶於爲善之有功也此異端誣誘庸夫之故智而了凡不之覺及其科名子息壽考得諸望外不知孔生之數不驗而惟信雲谷之言有徵也斯不亦陷溺實深乎當其爲善也禮佛懺罪持呪書符是以儒者之身而爲釋氏之行也其立說也中心信奉刊布海宇是以儒者之口而振釋氏之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了凡之謂矣

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數固不違理亦應爾了凡謂爲善而獲福報固主理而兼乎數者也予曰非也君子但知吾有爲善之理而不計善有得福之理積善餘慶不期而然豈人力所可倖邀乎了凡言福報如持左券而索償人心橫發道心不生君子不謂之善也而何主理之云或又曰言數者祖於易易不爲趨吉避凶設乎予曰聖人作易以前民用昭示乎吉凶悔吝之象使人致其恐懼修省所以剖天人之祕而啟誠敬之扃也觀伊川作傳所言皆理矣獨數哉故讀易而知恐懼修省以期寡過即爲修身順受之實理與數兩得之了凡以求福爲立命理與數兩失之抑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吾取而折衷焉

陳先生鵬年

陳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湘潭人康熙辛未進士授浙江西安知

縣調江蘇山陽累擢海州知州江寧知府廉勤多異政深得民心會南巡治供帳近侍索餽不得陷以罪聖祖聞其名釋不問總督阿山劾受陋規蝕關稅落職下獄士民揭其冤讞鞫無所得猶摭他事論重辟聖祖特免其罪命在武英殿修書尋授蘇州知府署布政使敬庵方爲巡撫夙重先生事無鉅細皆與裁決總督噶禮忌之劾所作虎邱詩怨望必欲置之死先生終不屈士民奔走呼籲仍如在江寧時部議削籍戍黑龍江聖祖復原之出其詩示諸臣諭曰陳鵬年頗有聲譽學問亦優張伯行聽信其言是以噶禮欲害之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豈爲所欺耶學士沈涵密疏薦上還其奏久之召先生入見曰沈涵薦爾朕疑之今知非爾所敢請命署霸昌道許自具揩奏事有自稱王邸使至索修城者金先生縛置獄馳奏得旨聽其處分杖斃一人畿輔肅然從尚書張鵬翮視南河授河道總督盡瘁河工雍正元年卒謚恪勤祀賢良祠先生生質剛毅不屈不撓屢以伉直被禍聖祖保全之馴至大用名動海內其學本於程朱心存仁義與敬庵同患難相契最深勁節浩氣雖出本性亦由所學能成之也著有道榮堂集參先正事略學案小識文集

三魚堂年譜序

長洲陸先生曾爲嘉定令余守吳郡時其邑之士大夫至於田夫婦孺皆思之不置一墟一落各有祠宇及再任靈壽民之思之猶曠志也嗟乎先生之感人如是豈無本而能然與余考先生年譜自始學以至全歸無日不講求於聖賢之道其黜異端而崇正學可謂不遺餘力矣然究非敬敬焉大聲疾呼務爲醜

詆以攻其隙也惟是講明吾儒之學晰義理於毫芒辨是非於
疑似使天下之人於吾道燦然若黑白分而淄澠別也則異說
不攻而自屈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觀先生進而
在朝退而在野出而爲一邑之宰處而爲黌塾之師官守言責
敦然埤遺往來酬酢紛然雜乘未嘗一日忘學往往夢寐之間
若或告之此豈待仕之優與夫時之暇哉惟然故丰采著於朝
廷惠澤施於百姓本體之明以爲用之達初非有加毫末於性
分之外及卷而藏之不俟終日而絕無幾微芥蒂於其間彼無
異故其素所蓄積然也我朝昌明正學聖天子表章孔孟程朱
之理如日月之中天照耀無垠以故理學之儒接踵而興先生
其當首置一座者也異日修崇祀之典將必有議而舉之者豈
特桐鄉之祭而已哉記辛未先生以御史與邵子昆先生同有

事棘闈余即以是年成進士會望見其丰采而未嘗一通請謁
今乃得拜先生於祠堂讀其書聞其流風餘韻如親炙焉適先
生譜成敬識數言於簡首以志夙昔嚮慕之誠如此云

道學正宗序

自十六字心傳之妙肇啟帝廷從此君相聖賢遞相傳授闡明
性理開示心學已更無遺義矣迄乎聖教寖衰師承漸失學者
罔知所宗諸家並起見識各殊異同雜出甚且互相攻詆如仇
敵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先儒曰理一而分殊
蓋理學之在古今正如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原自兼本
末該鉅細而言之其中條分縷析不爽累黍要知似是而非之
辨所爭止在毫釐相去已不啻千里譬如人身之有血脈無所
不貫即毫髮孔竅一源稍有凝滯即此一處便是不仁通體亦

爲之不暢甚矣正學之難言也學之不明大約其原起於氣質之偏繼且惑於異端沾染而失於不自知氣質猶可以學力變化獨異端邪說爲害最烈不特俗儒庸眾受其沈錮即一二高明才智之士亦多失足其間無他意見一涉偏陂學術介乎疑似堅僻蔽障迷而不返是可歎也漢唐諸儒不無醇疵之差逮宋六子出從道統斷續存亡之會直接二千年來孟氏無傳之學遂爲吾道之正宗後之學者舍此將安適哉昔龜山親受業於伊川之門嘗疑橫渠西銘似近於兼愛伊川爲辨論往復至於再四始豁然而自釋夫以橫渠之學識大含細入無所不備猶不免於賢人君子之疑又焉得世之學者人人潛心篤信如龜山而爲之師友者誨人不倦盡如伊川者而與之言正學耶

京江顧濂宗先生好學君子也嘗著道學正宗一書上探羲皇繼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張邵終以紫陽朱子窮源溯流發凡起例奉爲宗主兼採其圖書語錄列諸篇簡其所以繼美先儒嘉惠後學之意固甚深切而著明矣讀是書者尋往哲之緒餘昧斯道之宗旨研究乎諸家之精蘊折衷乎紫陽以爲指歸且不爲異說所惑其於千古理學之正庶乎其不遠云爾

敬庵從游

孫先生嘉淦

孫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興縣人少時讀書不泥章句務返諸身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爲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得聞性命之學又請業於張清恪公所造益邃康熙癸巳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以侍母疾乞假歸服闋始出世宗即位上封事

言三端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上初怒其狂繼嘉其直召對擢國子監司業督安徽學政遷祭酒調順天學政每按試必與諸生講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授之任滿莅祭酒任奏請令學臣選諸生貢太學令九卿舉經明行修之士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又請廣學舍增廩餼詔戶部歲給銀六千兩賜官房百餘間別爲南學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人材稱盛後循用其法著爲令兼署順天府尹丁父憂服未闋以府尹召擢工部侍郎調刑部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仍如故以引見國子監教習請授官持議堅忤旨逮獄議罪上意尋解謂其不愛錢命在銀庫行走河東鹽政積弊命往署理高宗卽位召授吏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仍兼部事上疏言三習一弊謂預除三習永杜一弊惟在皇上之一心論至剴切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奏仿胡安定遺法用經義治事分條教授於是人知實學興起者尤衆轉吏部尚書出爲直隸總督奏懲刁民謀吞產賄太監投獻貝勒允祐門下交刑部審訊允祐議處詔褒嘉優敍賑災民濬河渠興水利調湖廣總督坐會巡撫奏劾糧道謝濟世不實罷職尋起爲宗人府丞遷左副都御史自陳休致十四年復以原官召直上書房累遷工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七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八年卒年七十一謚文定先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論學謂人言朱陸異同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居敬原不可分克己乃主敬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則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卽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是卽如人臣

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在翰林日著有春秋義十五卷行世世宗非之自悔曰吾學無眞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弁所著詩刪南華通毀其板不復著書晚預經筵命撰詩經補注多秉睿裁又命撰易傳補義象爻甫畢而疾革乃命同直者續成之奏疏存若干篇（參史傳　陳世倌撰墓表　盧文弨撰家傳　先正事略　學案小識）

春秋義自敘

春秋編年之史也紀列國之事明一代之禮立萬世之防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由此觀之文因舊史特因事以見義也然而會盟侵伐不言其故事有不詳義無由見傳者憒焉乃區區於日月名氏爵號之間本無義而强鑿之宜其輾轉牴牾而難通也自唐啖叔佐趙伯循陸伯沖創通經旨不守三傳宋元諸儒遞相祖述如劉原父呂樸卿程積齋黃若晦之流亦能細辨凡例之陋深詆褒貶之非顧於事之始末終有未明理可返心而求事不能憑虛而悟茫茫千載九原不作將誰使正蓋極諸儒之研窮終未能盡得聖人之意也夫春秋者孔子作之以教後世也顧乃闕其事而不詳隱其義而不著以待後人之射覆乎且設三傳不作春秋其奚用焉淦自束髮讀書心竊疑之因盡去諸傳手錄經文沈潛反覆亦已有年而後乃今若有所見矣夫會盟侵伐不言其故者非不言也不待言也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事前有辭事後有辭比而屬之始終本末具在焉但使尋其起止通其脈絡則二百四十年國

政之原委邦交之離合君卿之賢否制度之沿革如絲之綸如珠之貫其間正君臣親父子序長幼謹夫婦之禮敦交友之信微之天人性命之原顯之禮樂政刑之大使夫窮而在下者可以識正誼明道之功達而在上者可以得撥亂反治之要蓋內聖外王之義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因不揣固陋爲之註釋義不盡用諸傳即經以考事即事以見義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經本甚明無借於傳於凡例褒貶之外別有以得聖人之用心而一代之禮與萬世之防自玩索而有得焉矣」

奏疏

三習一弊疏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我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細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

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日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

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繆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眞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

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敏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

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乎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附錄

先生居恆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家傳

先生有成均講義一書乃攝祭酒時以大學聖經一章爲學者入德之門乃逐節疏解以發明朱子章句之義其講致知格物謂釋氏欲正心而不先誠意陸子靜欲誠其意而不先致知王陽明欲致其知而不先格物惟程朱之書詳言格物獨得孔子之傳今日學者之流弊譏釋氏之不能誠意竝其正心而失之譏子靜之不能致知竝其誠意而失之譏陽明之不能格物竝其致知而失之名爲守程朱之學並其格物而失之古之所謂物者盈天地之法象道器書其一也古之所謂格物者極事理之廣大精微讀書其一也古之所謂讀書博洽無所不通作文其一也古之所謂作文者體製不可枚舉制藝其一也然則今日士子之所學視古者綱領條目之大全相去何如哉亦頗中學者之流弊也 四庫提要

康熙辛丑先生偕友人南游作南游記末云斯行也四海濱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四瀆見其全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

食稻粤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途轉盼之間四序環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寧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非虛言也爲地所囿斯山川有眇域爲形所拘斯見聞有阻抑果其心與物化而性與天通然則自茲以往吾可以不游矣而吾乃無時不游也已 南游記

唐鏡海曰先生三習一弊疏責難格非陳善閉邪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後先同揆可以窺先生之學矣 學案小識

清儒學案卷十二終